



亞非民間故事集

譯文社編



作家出版社

亞非民間故事集

譯 文 社 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 北 京

封面設計：邱 陵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五三五工廠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 1094 字數 73,000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3\frac{5}{16}$ 插頁 4

195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冊

定價 0.34 元

目 次

亞洲民間故事

三袋話 (蒙古)	1
紗帽 (朝鮮)	5
奇怪的木屐 (日本)	7
蝴蝶 (越南)	13
南昌一少婦 (越南)	17
船主和山里人 (緬甸)	19
布阿牙的眼泪 (馬來亞)	22
龟猴分树 (菲律賓)	25
麝香鹿的石灰坑 (印度尼西亞)	28
豺狼和駱駝 (印度)	31
瑪希拉罗皮亞的織工 (印度)	34
四个謎 (巴基斯坦)	38
灶上的銀子 (阿富汗)	43
顫抖的針 (伊朗)	45
鶴國王 (伊拉克)	48
圣乔治的龙的尾巴 (黎巴嫩)	57
不要从不是你的地方扔石头到你的地方 (以色列)	60
聪明的阿布努华斯 (沙特阿拉伯)	62
阿訇佈道 (土耳其)	66

非洲民間故事

卡拉可希的裁判(阿联[埃及])	68
无稽之談(阿联[叙利亚])	71
飢荒中的烏龟和狗(西非)	75
为什么鱷魚不肯死在水里(西非)	78
蜘蛛的腰怎样变細的(利比里亚)	80
糊塗丈夫和聪明老婆的故事(埃塞俄比亚)	82
两个狡猾人(埃塞俄比亚)	86
鬼鳥(南非苏魯族)	91
鳥姑娘們(南非班图族)	94
搬运工人与騙子手(非洲)	102
編后記	104

三 袋 話

〔蒙 古〕

可汗有一个很美丽的女兒。許多青年人都来向她求婚。但可汗宣布說：誰能够完成三桩事情，才有資格做他的女婿。

那地方有一个青年，他是一个穷寡妇的兒子。他想要可汗的女兒为妻。母亲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他却不听。他走到可汗那兒，說：

“我来完成这三桩事情，您說吧！”

“好！”可汗說，“第一桩：你去牧放一百只兔子，三天內一只也不准丢，少了一只就要你的脑袋！”

青年知道这事兒难办，愁眉不展地往家里走。在路上遇見了一个衣衫襤褸的穷老头兒。青年看到老头兒可怜，便把他带到自己家里。虽然自个兒很穷，但只要是家里有的东西，他都拿出来分給老头兒吃，他自己却坐在那兒沉思——怎样才能完成可汗要他做的事。老头兒問他想什么，他叹了一口气說：

“看样子，明天我的脑袋就保不住了。要看管一百只兔子，这件事怎么办呢！”

老头对他說：“别发愁了！我帮助你，你拿着这根笛子，只要一吹，所有的兔子都会集合在你周围，一只也不会跑开的。”

老头兒說着，就給了他一根細細的笛子。

青年拿了笛子，感謝老头兒一番。第二天，他就要放兔子。

他吹着笛子，它們都沒跑開。

這時可汗來看牧人把第一樁事做得怎樣。他看見所有的兔子都好好地聚在一處，他着急了，心里想：“這樣一來，我就得把女兒嫁給他了。”因此他就向青年請求說：

“請給我一只兔子吧！”

牧人雖然知道他就是可汗，卻不動聲色地答道：

“你在我面前跪下，我就送你一只。”

可汗沒有別的办法，只好跪下。

青年捉了一只兔子給他，可汗心滿意足地回家去了。

但青年剛一吹笛子，兔子就一蹦一跳地回來了。

第二天，青年照舊放兔子，改了裝的可汗又來到他跟前。

“給我一只兔子吧！”他說。

“行，”青年答道，“不過你得和你的狗親一下嘴。”

可汗真不願和狗親嘴，可是沒法子，只好親了一下。

青年又給了他一只兔子，可汗就回家了。但笛子一響，兔子就又可汗懷里溜走，回到牧人那兒去了。

第三天終於到了。青年又在放兔子。這回是可汗的女兒親自來了，也改了裝。

“給我一只兔子吧！”她央求說。

“你把身上的珍貴衣服給我，我就給你一只，”牧人說。

可汗的女兒把衣服給他，帶回了一只兔子。牧人吹起了奇妙的笛子，兔子馬上就回來了。

青年完成了第一樁事情——看住了所有的兔子。他到可汗那兒說：

“我完成了您叫我做的工作。數一下兔子吧！”

“好！”可汗說，“現在第二樁事情是：在一座四面有可靠的卫

队守卫着的高塔上，我的女兒坐在那兒。你設法到她那兒去盜取小匣中的國璽。”

青年这时知道，奇妙的笛子沒用处了。他垂头喪气地走着，又遇見了那个相識的老头兒。青年向他訴苦。老头兒安慰他說：

“不要紧！一切都会好轉的。你多收集些鉄，給我送来。”

老头兒做好了一座大鐘。这鐘的机器是由坐在里面的人开动的。老头兒把青年安置在鐘里，运到市場上去卖。可汗的僕人們看見了，連忙向可汗报告。可汗吩咐他們买下大鐘，把它放在塔里的女兒那里。一切都很順利。夜里，青年悄悄地从鐘里走出来，拿到了国璽，重新又躲在鐘里，然后把鐘弄停了。

可汗心想鐘坏了。就把老头兒叫来；老头兒看了看鐘說，这座鐘只能拿回家去修理。老头兒把鐘运回来了，把青年放了出来，又在鐘里面装上新机器。

青年把国璽拿出来时，可汗非常驚訝。他很不願把女兒許配給这个平凡的小伙子。他苦苦思索着第三桩事情。最后，他終於想出来了，就說：

“这里有三只口袋。你要用說話来装滿它們。”

老百姓知道了这件事，都想听一听这个青年究竟怎样用話来装滿这些口袋。可汗来了，显得很高兴。青年走在前面，拿着一只口袋，开始說了：

“有一天，我放着兔子，有一位可汗来到我面前，向我要一只兔子，我对他說……”

“够了！够了！”吓慌了的可汗打断了他的話，因为青年就要說出他跪在地下的事。“一口袋已經装滿了。”

青年拿起了第二只口袋說：

“第二天，可汗又来了，向我要一只兔子，我回答說……”

“妙极了，妙极了！”可汗插嘴說，因为他害怕青年說出他和狗亲嘴的事。“第二只口袋也装滿了。”

青年繼續說：“第三天，可汗的女兒来了……”

“唔，我認為第三只也装滿了，”可汗打断了他的話。青年就这样完成了第三桩事情，不管可汗願意不願意，都應該把女兒嫁給他。但是青年拒絕了：他不願意娶愚蠢的可汗的女兒做妻子了。

（白忠懋譯）

（譯自苏联《少年先鋒隊員》杂志）

紗 帽

〔朝 鮮〕

在李朝末期，庆尙道永同郡有一个名叫朴进士的两班^①，他戴着紗帽，摆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面孔，装做很有学問的样子。每逢有人向他問什么事情，他总爱說，“难道連这一点也不知道么？”附近的农民都以为他是个頂有学問的人。

有一天，一个农民接到了亲戚家来的一封信。因为不識字，他不知道信里写了些什么。后来，他鼓起勇气，决定去找朴进士給讀一讀。

这位农民在半路上碰到了朴进士。

农民說，“劳駕，請两班老爷給讀一讀这封信。”

“真气死人，你們这些賤民还写什么信！”

“不，我有一件急事，派人到亲戚家去传話，亲戚家就捎来了的一封信。”

“那还要我讀，难道你們連这封信也讀不了？”

“我們无知的老百姓怎能讀信呢？”

“既然你們不認識字，那就不該写信、接信。”

农民一看这两班不肯給他讀信，就苦苦哀求。两班为了躲开这个局面，正想跑掉，但农民抓住了两班的衣袖，再三恳求。

^① 两班是朝鮮的封建貴族，即文班、武班的合称。朝鮮封建社会把人分为四等：两班、中人、常民、賤民。两班最高，賤民又分为七般公賤，八般私賤。

过路的人看见了这种情形，都聚集在旁边看热闹。

两班大声叫道，“你快给我滚！”

农民说，“老爷，求您开恩，给读一遍吧！”

两班忽然想出一条妙计，他断定农民的信必定是用朝鲜文写的（过去朝鲜的士大夫轻视祖国的文字，不用朝鲜文），于是他说道：

“我只认得汉字，不认得你们用的字。”

“不，这正是用汉字写的，所以才敢麻烦您，如果是朝鲜文，我们自己就可以读了。”

“什么？”两班慌张起来了。

“这是用汉字写的，请千万给读一遍吧，求您开恩！”

两班的脸色突然由黄变青，他猛然脱下自己的纱帽（过去只有两班才能戴纱帽），往农民的头上一戴，然后大叫道：

“你这傻瓜，你以为戴上纱帽就会识字吗？你戴上这顶纱帽，读读这封信看！”

农民：“？……”

看热闹的人哄然大笑，两班抱头鼠窜地跑了。从此以后，这个两班再也不敢戴着纱帽装模作样了。

（原载 1957 年 10 月 19 日朝鲜《战友报》）

奇怪的木屐

〔日 本〕

—

古时候，某一个地方有个名叫多一的男孩子。

多一的爸爸，好久以来就因身体太坏躺在床上起不来。媽媽在生小妹妹的时候得重病死了。

刚生下来的小妹妹因为吃不到媽媽的奶，餓的整天直哭，一天比一天瘦下去，嗓子也哭哑了，非常可怜。

多一每天一清早就起来，到左邻右舍去給人家干活，賺一点儿米回来給小妹妹熬米湯喝，給臥病的爸爸作粥吃。

可是，他自己光是喝水，老是这样餓着肚子去干活兒，身体也就支持不下去了。

有一天，多一正給邻家地主耕地，突然眼前发黑，連脚下都看不清楚，噗咚一声，就地跌倒了。

到了晚上，多一就象死人一样脸色发青，晃晃蕩蕩地走回家去。他爸爸在床上看他这样子走回家来，仰起脖子說道：

“多一，我求求你，別再这样拚命地干啦。我已經好不了啦，老是这样的話，小妹妹也讓她跟你媽去，倒是享福些呢！就这么办吧，你別管我們啦，你还是离开这个家，自己找活路去吧。”

爸爸一面說，一面叭噠叭噠地直掉眼泪。

多一故意装出快乐的样子，他笑道：

“爸爸，干么說这些讓人伤心的話呀！我今天夜里正要到叔叔那里多借一些錢回来呢！”

他說着，舀了一碗水咕咚咕咚地喝下去，然后打起精神走出家門。

来到叔叔的家，叔叔用十分討厭的眼光瞟了他一下。多一想，如果从这里借不到錢的話，那时候只好大家一起自杀，因此，他含着眼泪再三恳求道：

“我自己無論多么苦都沒关系，鬧病的爸爸和小妹妹一点兒什么吃的也沒有啦，求您借給我們点兒錢。”

尽管他这样恳求，叔叔还是沉默了好半天之后，才不得已慢騰騰地掏給他一个帶孔的銅錢。

多一高高兴兴地买了米回来，立刻就給爸爸和小妹妹煮好了热騰騰的粥讓他們吃。可是自己却忍着肚子餓，把鍋里剩下的一点点米湯舔了舔。

只有一捧左右的米，一頓就吃光了，第二天起，又不得不一连好几天淨靠喝水度日子。結果，多一身体衰弱不堪，簡直就不能干活了。

他沒有办法，又到叔叔那里借錢去了。多一跪在地下，不知道磕了多少头，苦苦哀求他說，这是最后一次求他帮助啦。

但是叔叔始終不肯借。他一面往地爐的边緣上叭噠叭噠地敲烟袋鍋，一面对多一說道：“你想再借的話，除非把上次欠的錢先还清！”說罢，扭过臉去連理也不理了。

多一想起了小妹妹快要餓死的哭声，想起了爸爸那連餓帶病的面孔，簡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晃晃蕩蕩地从叔叔家走了出来，就朝着和自己的家相反的方向，順着通往权現神庙^①的森

^① “权現”好象我國民間傳說中的“觀音菩薩”。

林那条荒凉的道路，无精打采地走去。

多一大概是要去自杀吧！

天早就黑了，将近十五的月亮，投给了多一一个紧紧相随的小小的影子。

多一刚刚走到森林的入口处，因为有病和长时间的劳累，突然眼前发黑，咕咚一声跌倒了。

鸣声优美的蟋蟀，在多一的耳旁唧唧地叫着。

这时候，多一好象作了一场梦。

他梦见一位白胡子的权现菩萨倏地一下来到他跟前，在他的脚下放了一付只有一个齿的木屐^①，他清清楚楚地听见权现菩萨这样说：

“你穿上这付木屐吧。穿上这付木屐，你只要想到为了别人而打一个滚，钱就会出来。但是，如果自己一心一意为了发财而打滚，虽然是一滚就有钱出来，可是自己的身体却会越滚越小啊……”

多一一惊就醒了过来。

他一看，根本连权现菩萨的影子也没有，可是方才梦中看到的那付一个齿的木屐，却规规矩矩地在草上放着。

多一穿上了这付木屐，在地上滚了一下试试看。你猜怎样呢？过去从没见过的闪闪发光的金币哗啦哗啦地出来了。

多一看着眼前这么多的钱，不由得欢喜的大声哭了起来。

他朝着权现菩萨的那座森林频频行礼。然后就快得象出膛的枪弹一般跑到镇上，他买了米、酱、酱油，又买了药，笑容满面地回家来。他对爸爸说：

“爸爸，权现菩萨帮咱们的忙啦！这回什么也不怕啦。您的

① 日本人平常穿的木屐，有两个大约一时高的木齿，这里的只有一个。

病也能治好啦。”

說着，服侍他爸爸服下了葯，給小妹妹也做了許多粥。小妹妹吃饱后立刻就不哭了。爸爸的病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二

从这以后，过了几天。

受財如命的叔叔自言自語地說道：

“多一上我家来借錢的时候，我不过借給了他一个帶孔的錢，以后我就沒再借給他們錢。他們早就沒有吃的了，現在一定都死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何不把那座房子卖掉，賺一笔錢呢？”

他想到这里，就笑咪咪地上多一家去了。

但是，当他嘎地一声打开隔扇門，走进屋里一看时，他原来以为人都死了，可是家里却是那样的熱鬧。得过重病的父亲，現在已經离开病床，正在搓繩子；小女孩也吃的肥肥胖胖的，呀呀地不知在說些什么。

叔叔大吃一惊，瞪大了眼睛說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多一就把那天晚上权現菩薩說的那番話，一点也不隱瞞地告訴了他。

一直瞪大了眼睛听着的叔叔对多一說：

“既然这样，你就把那回借去的那个銅錢还給我吧！”

多一誠懇地向他道謝，告訴他，当初借給的錢給了他們很大的帮助，并且打算用一直小心保存着的金币还他这笔賬。可是叔叔却显出滿不高兴的样子，蛮不講理地不答应，他說道：

“不是还賬，你还給我当初借給你的那个錢吧！”

多一簡直讓他难住了，因为那文錢老早以前就用去买米了。

这样一来，叔叔立刻說道：

“既然沒有，那就暫時拿這付木屐頂替那文錢吧！”

他不由分說，拿起那付木屐，一溜煙就跑了。

叔叔急急忙忙地跑到家，就立刻打扫了一下屋子，趕快穿上那雙一個齒的木屐，拚命地打起滾來。

果然不假，金錢嘩哩嘩啦地不斷地涌出來。

“好！太棒啦，太棒啦！”

叔叔高興的不得了，不停地滾來滾去，他每打一個滾，錢就不斷地增加一些。

叔叔家里新的草席上，一會工夫就成了金光耀眼的滿屋子金波滾滾的錢海了。

這樣一來，叔叔就拚命地滾着，他象搗米的木杵一樣滾着，一個齒的木屐滾掉了，爬起來穿上再滾，又滾掉了，穿上再滾，屁股都磨的冒鮮血了，可是他毫不在意。

“太好啦，真棒，真棒！这回我要當世界上第一的大財主啦！”

他象只狼一樣，笑着，不停地滾着。

這時候，他不知道為了什麼，感覺到天棚漸漸高起來了，屋子也覺得寬敞些了。可是他却一點也不注意這些，「仍然拚命地滾着。

滾着滾着，身上的衣服覺得肥大的不得了，腰帶也松了，他的身體好象就要從里面滑出來似的。這時候，他只好停下來。

“真討厭，這麼些工夫至少耽誤了三塊錢！”

他一面氣憤地叨咕着，一面手忙腳亂地束緊腰帶，攏起衣服的下擺，順便往頭上纏一條手巾，繼續開始滾起來。

錢嘩啦嘩啦地、無止境地增加着。叔叔臉都青了，看起來他

好象是在生气一般。

但是，他越滚腰带越松，缠头的手巾也松了。这时候他就不断地束紧腰带，把衣服下摆撩起来，往紧里攏一攏，重新紧一紧缠头的手巾，然后仍然拚命地打滚。

这时候，多一也放心不下那付木屐，跑到叔叔的家来看一看。

只見門窗关得紧紧的，多一砰砰地敲着門，大声地喊道：“叔叔，叔叔！”

但是屋子里根本就沒有人搭腔，多一竖起耳朵仔細一听，只听嘩啦嘩啦地金錢碰撞的声音中，夹杂着象蚊子一般微弱的吆喝声：

“太好啦，太好啦！又出来啦，又出来啦！”

多一吃了一惊，撬开了隔扇門，走进屋子里。

进屋子一看，滿滿一屋子的錢，簡直就成了一座高达天棚的金山了，山頂上有一个小小的人，脚上挂着那双一个齿的木屐，渾身臭汗，躡登扑登地在打滚。

这个小人，不一會兒越来越小，然后竟变成虫子一般大小，最后連看都看不見了。

这样，多一就成了这座金山的主人。

他虽成了一个大財主，可是他仍然牢牢地記着权現菩薩告訴他的話，凡是只对自己才有益的事，决不动用这些錢。

（李正倫譯）

（譯自吉澤和夫編《日本民間故事集》）